# 西遊記/第07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**第六十九回**
**心主夜間修藥物**
**君王筵上論妖邪**

**西遊記**
**第七十回**
**妖魔寶放煙沙火　悟空計盜紫金鈴**
**作者：吳承恩**

**第七十一回**
**行者假名降怪�orz**
**觀音現像伏妖王**

**卻說那孫行者抖擻神威，持著鐵棒，踏祥光，起在空中，迎面喝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邪魔？待往何方猖獗？」那怪物厲聲高叫道：「吾黨不是別人，乃麒麟山獅駝洞賽太歲大王爺爺部下先鋒，今奉大王令，到此取宮女二名，伏侍金聖娘娘。你是何人，敢來問我？」行者道：「吾乃齊天大聖孫悟空，因保東土唐僧西天拜佛，路過此國，知你這夥邪魔欺主，特展雄才，治國祛邪。正沒處尋你，卻來此送命。」那怪聞言，不知好歹，展長槍就刺行者；行者舉鐵棒劈面相迎。在半空裡這一場好殺：**

**棍是龍宮鎮海珍，槍乃人間轉煉鐵。**

**凡兵怎敢比仙兵，擦著些兒神氣泄。**

**大聖原來太乙仙，妖精本是邪魔孽。**

鬼祟焉能近正人，一正之時邪就滅。

那個弄風播土謊皇王，這個踏霧騰雲遮日月。

丟開架子賭輸贏，無能誰敢誇豪傑！

還是齊天大聖能，乒乓一棍槍先折。

那妖精被行者一鐵棒把根槍打做兩截，慌得顧性命，撥轉風頭，徑往西方敗走。

行者且不趕他，按下雲頭，來至避妖樓地穴之外，叫道：「師父，請同陛下出來，怪物已趕去矣。」那唐僧才扶著君王，同出穴外。見滿天清朗，更無妖邪之氣。那皇帝即至酒席前，自己拿壺把盞，滿斟金杯，奉與行者道：「神僧，權謝，權謝。」這行者接杯在手，還未回言，只聽得朝門外有官來報：「西門上火起了。」行者聞說，將金杯連酒望空一撇，噹的一聲響喨，那個金杯落地。君王著了忙，躬身施禮道：「神僧，恕罪，恕罪，是寡人不是了。禮當請上殿拜謝，只因有這方便酒在此，故就奉耳。神僧卻把杯子撇了，卻不是有見怪之意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是這話，不是這話。」少頃間，又有官來報：「好雨呀，才西門上起火，被一場大雨，把火滅了。滿街上流水，盡都是酒氣。」行者又笑道：「陛下，你見我撇杯，疑有見怪之意，非也。那妖敗走西方，我不曾趕他，他就放起火來。這一杯酒，卻是我滅了妖火，救了西城裡外人家，豈有他意？」

國王更十分歡喜加敬。即請三藏四眾，同上寶殿，就有推位讓國之意。行者笑道：「陛下，才那妖精，他稱是賽太歲部下先鋒，來此取宮女的。他如今戰敗而回，定然報與那廝，那廝定要來與我相爭。我恐他一時興師帥眾，未免又驚傷百姓，恐謊陛下，欲去迎他一迎，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，取回聖后。但不知向那方去？這裡到他那山洞有多少遠近？」國王道：「寡人曾差夜不收軍馬到那裡探聽聲息，往來要行五十餘日。坐落南方，約有三千餘里。」行者聞言，叫：「八戒、沙僧護持在此，老孫去來。」國王扯住道：「神僧且從容一日，待安排些乾糧烘炒，與你些盤纏銀兩，選一匹快馬，方才可去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陛下說得是巴山轉嶺步行之話。我老孫不瞞你說，似這三千里路，斟酒在鍾不冷，就打個往回。」國王道：「神僧，你不要怪我說，你這尊貌，卻像個猿猴一般，怎生有這等法力會走路也？」行者道：

「我身雖是猿猴數，自幼打開生死路。

遍訪明師把道傳，山前修煉無朝暮。

倚天為頂地為爐，兩般藥物團烏兔。

採取陰陽水火交，時間頓把玄關悟。

全仗天罡搬運功，也憑斗柄遷移步。

退爐進火最依時，抽鉛添汞相交顧。

攢簇五行造化生，合和四象分時度。

二氣歸於黃道間，三家會在金丹路。

悟通法律歸四肢，本來觔斗如神助。

一縱縱過太行山，一打打過凌雲渡。

何愁峻嶺幾千重，不怕長江百十數。

只因變化沒遮攔，一打十萬八千路！」

那國王見說，又驚又喜，笑吟吟捧著一杯御酒遞與行者道：「神僧遠勞，進此一杯引意。」這大聖一心要去降妖，那裡有心吃酒，只叫：「且放下，等我去了回來再飲。」好行者，說聲去，唿哨一聲，寂然不見。那一國君臣，皆驚訝不題。

卻說行者將身一縱，早見一座高山阻住霧角。即按雲頭，立在那巔峰之上，仔細觀看，好山：

沖天占地，礙日生雲。沖天處，尖峰矗矗；占地處，遠脈迢迢。礙日的，乃嶺頭松鬱鬱，生雲的，乃崖下石磷磷。松鬱鬱，四時八節常青；石磷磷，萬載千年不改。林中每聽夜

猿啼，澗內常聞妖蟒過。山禽聲咽咽，山獸吼呼呼。山獐山鹿，成雙作對紛紛走；山鴉山鵲，打陣攢群密密飛。山草山花看不盡，山桃山果映時新。雖然倚險不堪行，卻是妖仙隱逸處。

這大聖看看不厭，正欲找尋洞口，只見那山凹裡烘烘火光飛出，霎時間，撲天紅焰，紅焰之中冒出一股惡煙，比火更毒。好煙！但見那：

火光迸萬點金燈，火焰飛千條紅虹。那煙不是灶篙煙，不是草木煙，煙卻有五色：青紅白黑黃。燻著南天門外柱，燎著靈霄殿上梁。燒得那窩中走獸連皮爛，林內飛禽羽盡光。但看這煙如此惡，怎入深山伏怪王？

孫大聖正自恐懼，又見那山中迸出一道沙來。好沙，真個是遮天蔽日！你看：

紛紛絞絞遍天涯，鄧鄧渾渾大地遮。

細塵到處迷人目，粗灰滿谷滾芝麻。

採藥仙僮迷失伴，打柴樵子沒尋家。

手中就有明珠現，時間刮得眼生花。

這行者只顧看玩，不覺沙灰飛入鼻內，癢斯斯的，打了兩個噴嚏。即回頭，伸手在岩下摸了兩個鵝卵石，塞住鼻子。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攢火的鷂子，飛入煙火中間，驀了幾驀，卻就沒了沙灰，煙火也息了。急現本像下來，又看時，只聽得丁丁東東的一個銅鑼聲響。卻道：「我走錯了路也，這裡不是妖精住處。鑼聲似鋪兵之鑼，想是通國的大路，有鋪兵去下文書。且等老孫去問他一問。」

正走處，忽見似個小妖兒，擔著黃旗，背著文書，敲著鑼兒，急走如飛而來。行者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廝打鑼。他不知送的是甚麼書信？等我聽他一聽。」好大聖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猛蟲兒，輕輕的飛在他書包之上。只聽得那妖精敲著鑼，緒緒聒聒的自念自誦道：「我家大王忒也心毒。三年前到朱紫國強奪了金聖皇后，一向無緣，未得沾身，只苦了要來的宮女頂缸。兩個來弄殺了，四個來也弄殺了。前年要了，去年又要，今年又要，如今還要。卻撞個對頭來了，那個要宮女的先鋒被個甚麼孫行者打敗了，不發宮女。我

大王因此發怒，要與他國爭持，教我去下甚麼戰書。這一去，那國王不戰則可，戰必不利。我大王使煙火飛沙，那國王君臣百姓等，莫想一個得活。那時我等占了他的城池，大王稱帝，我等稱臣。雖然也有個大小官爵，只是天理難容也。」

行者聽了，暗喜道：「妖精也有存心好的。似他後邊這兩句話，說『天理難容』，卻不是個好的？但只說金聖皇后一向無緣，未得沾身，此話卻不解其意。等我問他一問。」嚶的一聲，一翅飛離了妖精，轉向前路，有十數里地，搖身一變，又變做一個道童：

頭挽雙丫髻，身穿百衲衣。

手敲魚鼓簡，口唱道情詞。

轉山坡，迎著小妖，打個起手道：「長官，那裡去？送的是甚麼公文？」那妖物就像認得他的一般，住了鑼槌，笑嘻嘻的還禮道：「我大王差我到朱紫國下戰書的。」行者接口問道：「朱紫國那話兒，可曾與大王配合哩？」小妖道：「自前年攝得來，當時就有一個神仙，送一件五彩仙衣與金聖宮妝新。他自穿了那衣，就渾身上下都生了針刺，我大王摸也不敢摸他一摸。但挽著些兒，手心就痛，不知是甚緣故。自始至今，尚未沾身。早間差先鋒去要宮女伏侍，被一個甚麼孫行者戰敗了。大王奮怒，所以教我去下戰書，明日與他交戰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大王卻著惱啊？」小妖道：「正在那裡著惱哩。你去與他唱個道情詞兒，解解悶也。」

好行者，拱手抽身就走。那妖依舊敲鑼前行。行者就行起兇來，掣出棒，復轉身，望小妖腦後一下，可憐，就打得頭爛血流漿迸出，皮開頸折命傾之。收了棍子，卻又自悔道：「急了些兒，不曾問他叫做甚麼名字。罷了。」卻去取下他的戰書，藏於袖內。將他黃旗、銅鑼藏在路旁草裡。因扯著腳要往澗下捽時，只聽噹的一聲，腰間露出一個鑲金的牙牌。牌上有字，寫道：「心腹小校一名，有來有去。五短身材，挖撻臉，無鬚。長川懸掛，無牌即假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廝名字叫做有來有去，這一棍子，打得有去無來！」將牙牌解下，帶在腰間。欲要捽下屍骸，卻又思量起煙火之毒。且不敢尋他洞府，即將棍子舉起，著小妖胸前搗了一下，挑在空中，徑回本國，且當報一個頭功。你看他自思自念，唿哨一聲，到了國界。

那八戒在金鑾殿前正護持著王、師，忽回頭看見行者半空中將個妖精挑來，他卻怨道：「噯！不打緊的買賣。早知老豬去拿來，卻不算我一功？」說未畢，行者按落雲頭，將

妖精捽在階下。八戒跑上去，就築了一鈀道：「此是老豬之功。」行者道：「是你甚功？」八戒道：「莫賴我，我有證見，你不看一鈀築了九個眼子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看看可有頭沒頭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原來是沒頭的，我道如何築他也不動動兒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在那裡？」八戒道：「在殿裡與王敘話哩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去請他出來。」八戒急上殿，點點頭。三藏即便起身下殿，迎著行者。行者將一封戰書揣在三藏袖裡道：「師父收下，且莫與國王看見。」

說不了，那國王也下殿，迎著行者道：「神僧長老來了？拿妖之事如何？」行者用手指道：「那階下不是妖精？被老孫打殺了也。」國王見了道：「是便是個妖屍，卻不是賽太歲。賽太歲，寡人親見他兩次，身長丈八，膊闊五停；面似金光，聲如霹靂。那裡是這般鄙矮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陛下認得，果然不是。這是一個報事的小妖，撞見老孫，卻先打死，挑回來報功。」國王大喜道：「好好好，該算頭功。寡人這裡常差人去打探，更不曾得個的實。似神僧一出，就捉了一個回來，真神通也。」叫：「看暖酒來，與長老賀功。」

行者道：「吃酒還是小事。我問陛下：金聖宮別時，可曾留下個甚麼表記？你與我些兒。」那國王聽說「表記」二字，卻似刀劍剜心，忍不住失聲淚下，說道：

「當年佳節慶朱明，太歲兇妖發喊聲。

強奪御妻為壓寨，寡人獻出為蒼生。

更無會話並離話，那有長亭共短亭？

表記香囊全沒影，至今撇我苦伶仃。」

行者道：「陛下在邇，何以惱為？那娘娘既無表記，他在宮內可有甚麼心愛之物？與我一件也罷。」國王道：「你要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妖王實有神通，我見他放煙、放火、放沙，果是難收。縱收了，又恐娘娘見我面生，不肯跟我回國。須是得他平日心愛之物一件，他方信我，我好帶他回來。為此故要帶去。」國王道：「昭陽宮裡梳妝閣上，有一雙黃金寶串，原是金聖宮手上帶戴。只因那日端午要縛五色彩線，故此褪下，不曾戴上。此乃是他心愛之物，如今現收在減妝盒裡。寡人見他遭此離別，更不忍見；一見即如見他玉容，病又重幾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且休題這話，且將金串取來。如捨得，都與

我拿去；如不捨，只拿一隻去也。」國王遂命玉聖宮取出。取出即遞與國王。國王見了，叫了幾聲「知疼著熱的娘娘」，遂遞與行者。行者接了，套在肱膊上。

好大聖，不吃得功酒，且駕觔斗雲，唿哨一聲，又至麒麟山上。無心玩景，徑尋洞府而去。正行時，只聽得人語喧嚷，即佇立凝睛觀看。原來那獬豸洞口把門的大小頭目，約摸有五百名，在那裡：

森森羅列，密密挨排。森森羅列執干戈，映日光明；密密挨排展旌旗，迎風飄閃。虎將熊師能變化，豹頭彪帥弄精神。蒼狼多猛烈，獺象更驍雄。狡兔乖獐掄劍戟，長蛇大蟒挎刀弓。猩猩能解人言語，引陣安營識汛風。

行者見了，不敢前進，抽身徑轉舊路。你道他抽身怎麼？不是怕他。他卻至那打死小妖之處，尋出黃旗、銅鑼，迎風捏訣，想象騰那，即搖身一變，變做那有來有去的模樣，乒乓敲著鑼，大踏步，一直前來，徑撞至獬豸洞。正欲看看洞景，只聞得猩猩出語道：「有來有去，你回來了？」行者只得答應道：「來了。」猩猩道：「快走，大王爺爺正在剝皮亭上等你回話哩。」

行者聞言，拽開步，敲著鑼，徑入前門裡看處，原來是懸崖削壁，石屋虛堂，左右有琪花瑤草，前後多古柏喬松。不覺又至二門之內，忽擡頭，見一座八窗明亮的亭子，亭子中間有一張戧金的交椅，椅子上端坐著一個魔王，真個生得惡像。但見他：

晃晃霞光生頂上，威威殺氣迸胸前。

口外獠牙排利刃，鬢邊焦髮放紅煙。

嘴上髭鬚如插箭，遍體昂毛似疊氈。

眼突銅鈴欺太歲，手持鐵杵若摩天。

行者見了，公然傲慢那妖精，更不循一些兒禮法：調轉臉，朝著外，只管敲鑼。妖王問道：「你來了？」行者不答。又問：「有來有去，你來了？」也不答應。妖王上前扯住道：「你怎麼到了家還篩鑼，問之又不答，何也？」行者把鑼往地下一摜道：「甚麼『何也』、『何也』？我說我不去，你卻教我去。行到那廂，只見無數的人馬列成陣勢，

見了我，就都叫：『拿妖精，拿妖精。』把我推推扯扯，拽拽扛扛，拿進城去。見了那國王，國王便教：『斬了。』幸虧那兩班謀士道：『兩家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』把我饒了。收了戰書，又押出城外，對軍前打了三十順腿，放我來回話。他那裡不久就要來此與你交戰哩。」妖王道：「這等說，是你吃虧了，怪不得問你更不言語。」行者道：「卻不是怎的？只為護疼，所以不曾答應。」妖王道：「那裡有多少人馬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也謊昏了，又吃他打怕了，那裡會查他人馬數目？只見那裡森森兵器擺列著：

弓箭刀槍甲與衣，干戈劍戟並纓旗。剽槍月鏟兜鍪鎧，大斧團牌鐵蒺藜。長悶棍，短窩槌，鋼叉銃鉋及頭盔。打扮得鞠鞋護頂並胖襖，簡鞭神彈與銅鎚。」

那王聽了笑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。似這般兵器，一火皆空。你且去報與金聖娘娘得知，教他莫惱。今早他聽見我發狠，要去戰鬥，他就眼淚汪汪的不乾。你如今去說那裡人馬驍勇，必然勝我，且寬他一時之心。」

行者聞言，十分歡喜道：「正中老孫之意。」你看他偏是路熟，轉過角門，穿過廳堂。那裡邊盡都是高堂大廈，更不似前邊的模樣。直到後邊宮裡，遠見彩門壯麗，乃是金聖娘娘住處。直入裡面看時，有兩班妖狐、妖鹿，一個個都妝成美女之形，侍立左右。正中間坐著那個娘娘，手托著香腮，雙眸滴淚。果然是：

玉容嬌嫩，美貌妖嬈。懶梳妝，散鬢堆鴉；怕打扮，釵環不戴。面無粉，冷淡了胭脂；髮無油，蓬鬆了雲鬢。努櫻唇，緊咬銀牙；皺蛾眉，淚淹星眼。一片心，只憶著朱紫君王；一時間，恨不離天羅地網。誠然是：自古紅顏多薄命，懨懨無語對東風。

行者上前打了個問訊道：「接喏。」那娘娘道：「這潑村怪，十分無狀。想我在那朱紫國中，與王同享榮華之時，那太師、宰相見了，就俯伏塵埃，不敢仰視。這野怪怎麼叫聲『接喏』？是那裡來的這般村潑？」眾侍婢上前道：「太太息怒。他是大王爺爺心腹的小校，喚名有來有去。今早差下戰書的是他。」娘娘聽說，忍怒問曰：「你下戰書，可曾到朱紫國界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持書直至城裡，到於金鑾殿，面見君王，已討回音來也。」娘娘道：「你面君，君有何言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君王敵戰之言，與排兵布陣之事，才與大王說了。只是那君王有思想娘娘之意，有一句合心的話兒，特來上稟。奈何左右人眾，不是說處。」

娘娘聞言，喝退兩班狐、鹿。行者掩上宮門，把臉一抹，現了本像，對娘娘道：「你休

怕我。我是東土大唐差往大西天天竺國雷音寺見佛求經的和尚。我師父是唐王御弟唐三藏。我是他大徒弟孫悟空。因過你國倒換關文，見你君臣出榜招醫，是我大施三折之肱，把他相思之病治好了，排宴謝我。飲酒之間，說出你被妖攝來。我會降龍伏虎，特請我來捉怪，救你回國。那戰敗先鋒是我，打死小妖也是我。我見他門外兇狂，是我變作有來有去模樣，捨身到此，與你通信。」那娘娘聽說，沉吟不語。行者取出寶串，雙手奉上道：「你若不信，看此物何來？」娘娘一見垂淚，下座拜謝道：「長老，你果是救得我回朝，沒齒不忘大恩。」

行者道：「我且問你，他那放火、放煙、放沙的，是件甚麼寶貝？」娘娘道：「那裡是甚寶貝，乃是三個金鈴。他將頭一個幌一幌，有三百丈火光燒人；第二個幌一幌，有三百丈煙光燻人；第三個幌一幌，有三百丈黃沙迷人。煙火還不打緊，只是黃沙最毒，若鑽入人鼻孔，就傷了性命。」行者道：「利害，利害。我曾經著，打了兩個嚏噴。卻不知他的鈴兒放在何處？」娘娘道：「他那肯放下？只是帶在腰間，行住坐臥，再不離身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若有意於朱紫國，還要相會國王，把那煩惱憂愁，都且權解，使出個風流喜悅之容，與他敘個夫妻之情，教他把鈴兒與你收貯。待我取便偷了，降了這妖怪，那時節，好帶你回去，重諧鸞鳳，共享安寧也。」那娘娘依言。

這行者還變作心腹小校，開了宮門，喚進左右侍婢。娘娘叫：「有來有去，快往前亭請你大王來，與他說話。」好行者，應了一聲，即至剝皮亭，對妖精道：「大王，聖宮娘娘有請。」妖王歡喜道：「娘娘常時只罵，怎麼今日有請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娘娘問朱紫國王之事，是我說：『他不要你了，他國中另扶了皇后。』娘娘聽說，故此沒了想頭，方才命我來奉請。」妖王大喜道：「你卻中用。待我剿除了他國，封你為個隨朝的太宰。」

行者順口謝恩，疾與妖王來至後宮門首。那娘娘歡容迎接，就去用手相攙。那妖王喏喏而退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多承娘娘下愛，我怕手痛，不敢相傍。」娘娘道：「大王請坐，我與你說。」妖王道：「有話但說不妨。」娘娘道：「我蒙大王辱愛，今已三年，未得共枕同衾。也是前世之緣，做了這場夫妻。誰知大王有外我之意，不以夫妻相待。我想著當時在朱紫國為后，外邦凡有進貢之寶，君看畢，一定與后收之。你這裡更無甚麼寶貝，左右穿的是貂裘，吃的是血食，那曾見綾錦金珠？只一味鋪皮蓋毯。或者就有些寶貝，你因外我，也不教我看見，也不與我收著。且如聞得你有三個鈴鐺，想就是件寶貝，你怎麼走也帶著，坐也帶著？你就拿與我收著，待你用時取出，未為不可。此也是做夫妻一場，也有個心腹相託之意。如此不相託付，非外我而何？」妖王大笑陪禮道：「娘

娘怪得是，怪得是。寶貝在此，今日就當付你收之。」便即揭衣取寶。行者在旁，眼不轉睛，看著那怪揭起兩三層衣服，貼身帶著三個鈴兒。他解下來，將些綿花塞了口兒，把一塊豹皮作一個包袱兒包了，遞與娘娘道：「物雖微賤，卻要用心收藏，切不可搖幌著他。」娘娘接過手道：「我曉得。安在這妝臺之上，無人搖動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安排酒來，我與大王交歡會喜，飲幾杯兒。」眾侍婢聞言，即鋪排果菜，擺上些獐　　鹿兔之肉，將椰子酒斟來奉上。那娘娘做出妖嬈之態，哄著精靈。

孫行者在旁取事，但挨挨摸摸，行近妝臺，把三個金鈴輕輕拿過，慢慢移步，溜出宮門，徑離洞府。到了剝皮亭前無人處，展開豹皮幅子看時，中間一個有茶鍾大，兩頭兩個有拳頭大。他不知利害，就把綿花扯了。只聞得噹的一聲響喨，骨都都的迸出煙、火、黃沙，急收不住，滿亭中烘烘火起。謔得那把門精怪一擁撞入後宮，驚動了妖王，慌忙教：「去救火，救火。」出來看時，原來是有來有去拿了金鈴兒哩。妖王上前喝道：「好賤奴，怎麼偷了我的金鈴寶貝，在此胡弄？」叫：「拿來，拿來。」那門前虎將、熊師、豹頭、彪帥、獺象、蒼狼、乖獐、狡兔、長蛇、大蟒、猩猩，帥眾妖一齊攢簇。

那行者慌了手腳，丟了金鈴，現出本像，掣出金箍如意棒，撒開解數，往前亂打。那妖王收了寶貝，傳號令，教：「關了前門。」眾妖聽了，關門的關門，打仗的打仗。那行者難得脫身，收了棒，搖身一變，變作個痴蒼蠅兒，釘在那無火石壁上。眾妖尋不見，報道：「大王，走了賊也，走了賊也。」妖王問：「可曾自門裡走出去？」眾妖都說：「前門緊鎖牢拴在此，不曾走出。」妖王只說：「仔細搜尋。」有的取水潑火，有的仔細搜尋，更無蹤跡。妖王怒道：「是個甚麼賊子？好大膽，變作有來有去的模樣，進來見我回話，又跟在身邊，乘機盜我寶貝。早是不曾拿將出去。若拿出山頭，見了天風，怎生是好？」虎將上前道：「大王的洪福齊天，我等的氣數不盡，故此知覺了。」熊師上前道：「大王，這賊不是別人，定是那戰敗先鋒的那個孫悟空。想必路上遇著有來有去，傷了性命，奪了黃旗、銅鑼、牙牌，變作他的模樣，到此欺騙了大王也。」妖王道：「正是，正是，見得有理。」叫：「小的們，仔細搜求防避，切莫開門放出走了。」這才是個有分教：

弄巧翻成拙，作耍卻為真。

畢竟不知孫行者怎麼脫得妖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